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做绢人的孔师母

中篇小说

做绢人的孔师母

徐小斌

做绢人的孔师母

徐小斌^{*}

1

五十年代出的那些月份牌，凡画着女人头像的，似乎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没什么不同。也是一律的柳叶眉、丹凤眼、檀口含丹、香腮带赤，像是初学工笔的人画的画儿，连衣褶的线条都是一样的。

段家的人除了书茵以外，没有哪个对这种月份牌感兴趣。可是十来岁的书茵却欢喜得了不得——妈去合作社买回来的这张月份牌，她揣在手里看了又看，才舍得挂在墙上。

^{*} 徐小斌 女，北京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长篇小说《海火》、《敦煌遗梦》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由她编剧的电影《弧光》获第十一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

月份牌上画的是个古装的姑娘，拿一把宫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最别致的，是旁边一个架子上踏着一只鹦鹉，毛色斑斓得很，好些年后书茵才知道，那是鹦鹉中的名贵品种，叫做琉璃金刚鹦鹉。

如今月份牌已经挂在墙上一个多月了，已经到了旧历年的年根了。家里从来重的是旧历年。奶奶忙着腌腊鱼腊肉，蒸包子，做梅干菜、糯米酒……两只手洗得通红，青筋暴着，左手戴的银镯子碰得瓷盆哐唧唧响，嘴里唠叨着：“……老话哪有错的？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年办足；二十七，样样齐；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桃花谢；初一早，年拜了，屁股一躬，手一托，糯米糍粑就到了手……”

——本是说笑的，偏就有人认真。妈半捂着鼻子似笑非笑地哼一声：“三十夜桃花谢，哪有冬天开桃花的？可见是不通了。”

爸说：“费那么大劲赚一块糍粑吃，不吃也罢。”说得奶奶十分无趣。

书茵知道奶奶只盼着孔师母来。孔师母那时四十出头，是图书馆长孔先生的太太，本人也是大学毕业，不过上的是家政系。孔师母有极好的人缘，并不算特别漂亮，但是很会打扮，很有风度。皮肤微黄，但是很细，连嘴角边的纹路也是精致的。平常，她脸上要扑很多粉，所以显得一双眼睛很明亮，总像睁不开似的看人，不但不难看，还很媚气。微笑起来也要半捂了嘴，走路没有一点儿声音，步子软软的，就像戏台上的青衣那样斯文，书茵觉着她有些像月牌上的人物，如

果再年轻十岁，就很像那个鹦鹉姑娘了。

孔师母娘家姓边，五十年代的大学家属院，依然时兴随夫姓的叫法，某太太，某师母，都是随夫姓。那时明哲大学的出名，和家属院的两样事情有关系，一是绢人，二是玻璃纱绣。明哲大学家属院揽下的这两样活儿，都是五十年代不多的出口产品中硬邦邦的项目，恰巧这两样活儿又都和孔师母有关。在明大，即使有些后勤员工不晓得孔师母，一提“做绢人的”，也就都只有点头的份儿了。

孔师母有两个儿子，大的上初三，小的上初一，都是名牌中学，人都说，那是孔师母的一对眼珠子。孔家又养了一只叫做华丽的小京叭。华丽全身雪白，胖胖的看不出脖子，吃鸡蛋只吃蛋黄，喝牛奶只喝一层奶酪，从不吃沾酱油的东西。所以奶奶和妈生气的时候就说，孔师母家的狗，比你们家的人还干净。

书茵曾有意听一听奶奶和孔师母说得那么热闹，到底说的的是什么。细听起来，才知道主要是奶奶在说，孔师母在听。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因此妈妈说，是在讲古。但是书茵奇怪奶奶讲古不找个老太太，偏找个四十多岁不老不小的女人，偏那女人又是极文静、极寡言的。日子久了书茵才知道，孔师母不讲便罢，讲起古来，奶奶可不是她的对手。孔师母是老北京，最知道老礼儿的，到了年根底下，就送来各色绒花、绢花、红绿挂钱儿、“气死风”的大红灯笼……孔师母一来，书茵一家的女眷就笑着出来捡绒花、绢花戴。都是孔师母亲手做的，精致得很。书茵手慢，有一只粉红色的，眼睁睁看中了，却被四姐抢了去，自己只好捡了一只杏黄挂银的，几天

都不高兴。

2

书茵姐妹五个，三个大的都上了中学，住校，家里只有她和四姐书棣。书茵最小，最得老人心疼。她嘴又乖，行动又伶俐，是妈心尖上的人。姐儿几个，只她最了解妈的性子。她心又细，常常连爸爸也想不到的事，她为妈想着。妈有什么忌讳，她最清楚。譬如奶奶一提孔师母是家政大学毕业的，书茵就急忙把话头岔开，她知道妈最不爱提哪个女人大学毕业，因为妈只念过几年会计中专。四姐就说，妈好嫉妒。书茵说不是，是妈太要强。

当然最不能提的是哪个女人漂亮，除非妈自己提。可妈提了别人也不能提，譬如有一次妈在餐桌上兴奋地说：演《五朵金花》的那个女孩子，真漂亮。爸就接了一句：听说她叫杨丽坤，才十七岁。妈眼睛里的光当时就暗了下来，并没有说什么，只看了爸一眼，爸立即就蔫了。妈的那双眼睛分明说：你倒知道得清楚。但妈分明又什么也没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妈是非常体贴爸的，总给人一种夫唱妇随的印象。

妈年轻时据说相当漂亮，有照片为证：梳一个简单的鹊尾头，穿阴丹士林蓝旗袍，眉眼和嘴巴非常美丽。可以说，段家的几个女孩，都没有真正承继那种美丽。那种美，一点也没有危险，让男人感到非常安全，并且有一种小家碧玉式的精明，让中产阶级的男人觉得，要找就得找这种老婆。

姐儿五个比较起来，当然是四姐书棣最漂亮，也是妈年

轻时一样的眉眼；嘴巴像爸，很大，但并不难看；一口美白得可以做广告的好牙齿，有些西洋女人的味道。

妈对书茵说体己话的时候就说：五个姑娘里，我最担心小四的婚嫁。书茵笑道：妈妈真是为古人担忧，四姐最好看，哪儿还嫁不出去？妈抿抿嘴：你知道什么？古话说红颜薄命，一点儿不会错的。书茵就说：那妈妈这么好看，难道薄命了？谁不说妈妈有福气？妈粲然一笑：小鬼头！偏你会说话！你四姐要是有你一半会说，妈就不会为她担心了！她虽然继承了我的相貌，却没有继承我的脾气秉性，你哪知道一个女人活在世上有多难！妈活到现在平安无事，还不是靠一个忍字？你四姐那个性子，将来有的磨练呢！年轻轻的姑娘，模样儿倒在其次，第一就要性格好，我看你倒是个乐天的样子，性格好，一生无忧呢。

书茵知道妈接下来就该说奶奶了，急忙岔开话儿，让妈躺下：那天您说腿疼，我给您捶捶？妈就躺下，说：真是妈的心肝宝贝儿！才多大，就知道心疼妈妈了，可见妈没白疼你！说着往上撸裤腿儿，因太窄撸不上去，只好把裤子脱了。

书茵从小就爱看妈的白腿白屁股，白得连里面青青的脉管也看得出，什么香水也没喷过，天然就有一种肌肤的香气。看见妈的白腿书茵就想起曾经有一回，妈洗屁股的时候，书茵失口叫道：妈妈的屁股好白啊！就这一句话，把奶奶也引来了，奶奶说了个笑话：说从前有个女孩，到姑妈家借锹，半路摔了个跟头，就把事儿给忘了，直到晚上姑妈洗屁股的时候，女孩说：姑妈的屁股好白啊！姑妈骂她一句家乡话：敲死啊你！女孩才突然想起，自己是来借锹（与敲同音）的。这

个笑话让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妈也笑。但是一转脸，奶奶刚走，妈就沉下脸来：在孩子们面前拿我开心，安的什么心？！四姐就悄悄对书茵说：哼，妈就是这样，两面派！书茵说：你懂什么？这正是妈懂礼的地方，妈忍着背后说，从不当面对面撕破，这样才能跟奶奶相处，要是背后也不说，怨气积起来，不撕破脸才怪呢。像妈和奶奶这样的人，一撕破脸，就再也别想过了！四姐呆了半天，说：难怪妈和奶奶都那么喜欢你，小小的年轻，怎么这样世故？书茵说：一家子相处，总该有些谦让的地方，说作伪也行，就是不能事事依着性子来。譬如咱们家，光孩子就五个，老人要操多少心！要是个个都依着性子来，还不把妈妈累死？所以说，做人处事，还是有规矩的好。四姐书棣听了，黯然不语。

3

书茵照着那张月份牌画了一幅《鹦鹉姑娘》。孔师母看了，说：明儿到我家去吧，我收你为徒，可好？书茵呆了半天才笑起来：您说的可当真？孔师母说：当然当真。书茵疯了似的在屋里飞跑了几圈，震得墙灰沙沙地掉。

第二天，书茵采了小院里刚开的鲜花，有玫瑰、月季、康乃馨……满满地装了一花篮——这是妈妈的主意，拜师总要送礼。“孔师母什么没见过，我们哪送得起，只有送花，又不花钱，又高贵，料想她也喜欢。”

妈妈果然猜得不错，孔师母见了那些花儿，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害得那小京叭都生了气，才叫用人拿了瓶子装起来。

瓶子是钧窑的大花瓶，装了那一束带露水的花，好看得很。孔师母就端出点心匣子，一盘盘地倒了出来，让书茵挑着吃。荒年刚过去没多久，书茵的胃肠还没放开，哪见过这多好吃的东西？又怕被人家笑话，只捡了一块马蹄酥和一块核桃糕，小心翼翼地用手接了吃。那时给一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艺术家定量发点心票，被叫做高级点心票，有个童谣就唱道：“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书茵当然也是知道的。

孔师母又叫人倒了水，说：“有好茶，只是你小人儿吃不惯茶，这茶要你奶奶来，慢慢地品。”吃了喝了，孔师母才领她进里屋，看她做的绢人。

书茵还是头一回见到孔师母亲手做的绢人，只有摇头咋舌的份儿，哪儿还说得出话来？

分明是一出出的戏，只是那行头太抢眼，穆桂英穿大红平金的大氅，绣花鞋竟是金丝编的；崔莺莺穿玉色马甲，湖蓝长裙，上绣银色仙鹤；铁镜公主戴的冠上，密密麻麻镶了各色珠宝和花朵；还有杜十娘的百宝箱，里面那些袖珍的首饰真不知是怎么做的。

书茵还在发呆，耳边已听得孔师母在问：“知道这是出什么戏吗？”

“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嘛。”

“这个呢？”

“《四郎探母》。”

“那个呢？”

“是《打渔杀家》吧？”

“是，难得你这孩子竟都知道。是奶奶告诉你的？”

“不，是妈妈。”

“唔？妈妈还教你这些？”孔师母有些意外似的微微一笑。

“是啊，她高兴时还唱两段呢！”

“有没有教过你？唱一段给我听听。”

书茵就真的唱起来：……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日他才吐真言，他本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我这里走向前重把礼见，不知者不为罪你的海量宽……

孔师母听了更加喜欢：“没想到你小小的人儿，戏唱得这么好。好，我更觉得没有错看了你。来，我今天就给你上第一课，画绢人脸。”

书茵看见几个一个模子做出的绢人头摆在桌上，孔师母拿起一个，看了看说：“就让她做白娘娘吧。白娘娘有什么特征？”

“白娘娘长得很美，也很善良。”

孔师母说：“还有呢？”

“还有……就是有点软弱吧？”

孔师母喜道：“说得好！白素珍的特点就是美丽、善良、软弱。不，也不尽然，她其实是个外柔内刚的人，譬如‘水漫金山’这一节，明明知道不是法海的对手，可是为了爱情，还是拼啊，还怀着小孩子。所以呢，白娘娘的眉毛特别重要，一定要弯下去，要这样子，比小月亮还长一些，眼睛呢，不宜过大，但是要含情脉脉，还要有点忧郁。”

书茵听了这许多形容，有些慌神儿，一笔下去，眉毛就

画粗了。

孔师母“呀”的一声：“怪我，不该说那么多的，说得你紧张了。好，你在这里画，我去叫保姆准备中饭，一会儿在这里吃饭好了。”没等书茵说出不字，孔师母已经进了厨房了。

到吃中饭的时候，书茵已经画好了四个小人头，孔师母细细看了，喜道：“个个都好！”用人仇嫂端着菜走出来，笑道：“难得孔师母说好，从今后总算多一个帮手了。”说得孔师母和书茵同时一怔，孔师母旋即笑道：“哪有让书茵姑娘做帮手的道理？”书茵急忙应道：“要是能让我当上孔师母的帮手，就真是我的福气了！”

正说着，孔先生回来，孔师母急忙走上去为他宽衣，换拖鞋，又敬一杯茶。书茵见了，暗想原来孔家还有这套规矩，爸爸下班何时见妈妈敬过茶了？难怪孔家从不吵架，原来这便是所谓相敬如宾了。

于是坐下来吃饭。书茵这才看清孔先生是小枣核脑袋。戴深度近视眼镜，倒像是满脸只有一副眼镜似的。孔先生只向书茵打了个招呼，坐下来就心无旁骛，一心吃菜。菜一定是孔师母夹到碟子里的才吃，就着旁边一小杯酒，吃得有滋有味。菜是淮扬口味：无非是一个清汤狮子头，一个油浸鱼，一个菜心，一个豆腐，两碟开胃小菜，一大碗乌鱼蛋汤。孔师母说，狮子头和鱼是专门为书茵做的，都是典型的淮扬菜。书茵尝了尝狮子头，果然鲜美异常。孔师母笑道：“也没什么窍门，不过是加了一点马蹄而已。”后来书茵才知道，所谓马蹄，其实就是荸荠。那天书茵只看到孔师母忙不迭地布菜，自己好像只吃了一点点饭。吃过了，又拉着书茵的手进了房间，把

那四个小人头摆在桌上，一一评点。

谁知仇嫂就在外面叫：“段太太来了！”

放音未落，书茵见妈已经闪了进来，穿银灰明绣丝绸旗袍，梳S头，还打了一点粉。

孔师母急忙让座，嘴里说道：“段太太今天好漂亮的！”

书茵见妈满脸堆笑，道：“到孔府来嘛，哪敢怠慢？自然要梳洗了才能来，怕的就是这个傻丫头给您添麻烦！”又叫书茵：“还不快回家吃饭？下午不是还有自然课？”

仇嫂在一旁笑道：“书茵姑娘已经吃过了。”

妈顿时一脸惭愧：“这是怎么话儿说的？这个傻丫头！还真叫我猜着了！晚来了一步，就叫孔师母添麻烦了！”说着就去拉书茵的手：“还不快走？难道孔师母这里好，你就长在这里了不成？”一头说一头笑，说得仇嫂也咕咕地笑。

孔师母急忙说：“是我硬留下的，我只两个儿子，就希罕个姑娘！书茵又懂事儿，巴不得给我做个伴儿呢！”

出了门，书茵就见妈的脸一下子拉下来，冷若冰霜。书茵知道自己这下子犯了妈的规矩了，吓得一声不吭，等着挨说。谁知妈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死死攥着书茵的手，走得飞快，书茵几乎要小跑才能赶上。

4

有一天，孔家大哥哥孔令胜看见那幅《鹦鹉姑娘》，皱皱眉头说：“不好。”问他为什么，他说：“鹦鹉只会学舌，有什么好？”说得书茵几乎落下泪来。急得孔师母直说：“书呆子！”

瞎说什么？”

孔家客厅里有一架旧风琴，平时只有孔师母自己弹弹玩的，到了节假日就归孔令胜了，弟弟小乖是从不问津的。开始孔令胜也不过是玩玩，后来竟入了迷，有天晚上弹《葡萄仙子》，孔师母听了，以后就再不弹琴了。小乖那天看见妈妈坐在堂屋的角落里，屏息静气，慢慢的，有迷茫的泪水沾湿了睫毛。小乖真的猜不出妈妈为什么那么伤感。

华丽也对孔令胜最好。

小狗华丽绝顶聪明，对每个人态度都有不同：孔师母是喂养它的人，它自然要对她好，但只局限于吃饭的时候，小华丽又摇尾巴又作揖的，为的是那点儿好吃的，只要小舌头把好吃的一舔完，就一阵白旋风似的跑了，孔师母叫都叫不应。气得孔师母直说：“太功利了！”但下次仍然照喂好吃的不误。小华丽似乎摸透了她的脾气，越发肆无忌惮。要玩儿的时候，就找小乖，小乖可以和它玩红白两色的皮球，可以和它翻倒在床，尽情疯闹。惟独对于孔令胜，它却是真心的喜爱，似乎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每到周末，小华丽就等在走廊上，孔令胜不回来就不吃饭。清早，华丽就蹿上孔令胜的床，用小舌头把他舔醒，让他带着出去玩儿。孔令胜洗完脚，它就立即把他的拖鞋叼来。有时孔先生吼儿子一句，小华丽就几天不理孔先生。孔令胜弹琴，华丽就一动不动地趴在风琴盖上，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孔令胜对华丽却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气得小乖不高兴时就揪它耳朵：“哼，单相思，剃头挑子一头热！”孔师母听了这话，就要训小乖：“你别以为它是没嘴的畜生，就欺负它！跟你说，它懂！”

什么都懂！”

书茵到孔家学画，自然也要过华丽这一关。开始她有些怕，她不是单怕华丽，是所有的小动物都怕。她怕它们的眼睛，因为它们的眼睛不会笑，显得很阴险。但是日子长了她发现，华丽的眼睛虽然不会笑，但它会哭。孔令胜一弹琴，它就眼泪汪汪地趴在那儿，好像听得懂似的，一副小布尔乔亚见花流泪望月感伤的样子。渐渐的，书茵也带些棉花糖、花生米之类的哄哄它，它很爱吃花生米，但是一定要书茵嚼碎了它才吃。小华丽渐渐喜欢书茵了，书茵一来，它就叼着她的裙边，偶尔也用那还没长牙的小牙床咬咬她的脚趾头，怪痒痒的，书茵忍不住，就格格地笑。

5

明大的孩子们都很会玩儿。差不多大的孩子，聚在一起竟有二三十个，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偏偏就有很出色的组织者，一个是书棣，一个就是孔令胜。孔令胜当时已经上了男四中，书棣也上了师大女附中，但都玩心不减，每逢周末回来，只要不是太忙，是一定要玩一场的。

书茵最盼着周末的一天。除去喜欢玩儿的儿童心理外，还有一重隐隐约约难对人言的：她有点喜欢孔家大哥哥孔令胜。孔令胜是明大孩子里边学习最拔尖儿的，长得也好，比他的父母都漂亮，就是瘦了一些。小哥哥孔令迟、小名叫做小乖的，长得就远不如他哥哥。但是小乖因为和书茵年龄相近，常常在一起玩儿，所以大人们都以为她和小乖最好。

这次玩儿的游戏叫“救人”，是书棣设计的：把一个女孩藏在一个秘密地方，让男孩子开动脑筋去找，其余的女孩则给他们布下重重陷阱。那个藏起来的女孩自然就是公主。找到公主的男孩就是骑士或者侠盗，总之就是男孩里的大哥大了。若是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呢，女孩就归男孩统治了，或唱或跳，点到了就得表演，若是不过关，还有惩罚。若是没找到呢，女孩就可以向男孩提出任何条件，譬如，要小礼品，像那时时兴的弹球、洋画什么的。这个游戏以前玩儿过一次，兴师动众的，那次是书棣当公主。那时，靶场还没修建起来，那片地方还是一片处女地，高的乔木矮的灌木都被青草藤子缠绕到了一起，间或还有花。有一种花，上面铺盖了很厚的茸，沾一点在手指上，手指就变得亮晶晶的，有一种奇异的香味，据说有剧毒，孩子们给这种花起了个极其恐怖的名字，叫做“死人骨头花”。偏偏那条清亮的小河边就长满了这种花。那条小河清澈见底，只是靠近岸边的地方有碧绿的青苔浮着，下大雨的时候，全校的孩子们都跑到这里拦鱼拦虾，是极小的鱼虾，但是裹了面炸，极香。傍晚的时候，孩子们都端了炸鱼炸虾的小碗出来，比着吃，没有拦到鱼虾的，在这时就会尝到均贫富的乐趣。

那一次，一直到夜晚，男孩们也没能找到书棣。但是天幕越来越黑的时候，一个男孩看见在一棵野麻果树那里，聚了一群亮闪闪的萤火虫，像流星似的飞来飞去。男孩跑过去一看，书棣真的就躲在那棵野麻果树的后面！大家都奇怪着：为什么书棣的头顶上要飞着一群萤火虫呢？！一个喜欢书棣的男孩说，书棣肯定不是凡人。一个嫉妒书棣的女孩说，书棣

的血招虫子。于是两种说法都不脛而走，明大的人便对美丽的书棣有了些疑惑。

但是书棣在孩子们中间依然有很高的威信。这次玩儿救人，还是通过抓阄儿来确定“公主”的人选。书茵恰恰抓住了那张写着“公主”的纸条。书茵并不怎么高兴，她更多的是惶恐，恰如一个当惯了丫头的人，硬要她当小姐，她怎么也找不着那种感觉的。

不过惶恐之后还是相当兴奋的，特别是在四姐书棣亲自给她化妆的时候。小小的书茵还是头一回化妆。妈总是说，女孩儿家，小小年纪千万别用化妆品，倒把好好的皮肤给毁了！但书棣一向对妈的话置若罔闻。书棣不但给妹妹擦了粉抹了口红，还给她戴上了精致的骨质项链和手镯，穿上了绣金钱的新疆紧身背心，细细地编了十几条小辫儿。书茵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完全成了个漂亮的新疆姑娘！

多少年之后书茵还记得那种感觉，每当不如意的时候，她就面对镜子，不停地化妆和卸妆。

另外还有个念想儿在缠绕着她，要是找到她的人偏巧是大哥哥孔令胜，该有多好！书茵的胸口一直扑扑地跳着，她在脑子里一下子闪过许多念头：若是他找到了我，让我唱歌，我该唱哪一首？《上学歌》？《快乐的节目》？《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美丽的田野》？想起唱歌，她不由得沮丧。应当说她的声音还是蛮好的，可惜走调儿，也就是妈说的，左嗓儿。那么还是跳舞吧，正好穿着新疆服装。那时很时兴新疆舞，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在学校里风头最劲的姑娘，一定是会跳新疆舞的姑娘。女孩们都学着动脖子动肩膀，会动的，

就令人羡慕。

书茵有个毛病：一紧张就想撒尿。记得刚开学的头一天，放学的时候，她沿着铁路走了很远很远，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她一紧张就尿了裤。虽然只是九月的天气，妈已经给她穿上了薄棉裤，一尿，棉裤就透了，沾了身上，冷风一吹，变得硬硬的，把两条腿都磨出了血印。书茵回家就哭了。妈哄了又哄，心疼得不得了：“都怪妈没去接你，妈该死。”书茵边哭边说：“不怪妈，都怪我笨，我怎么就不认识回来的路呢？”

那一大，书茵躲在靶场的一个弹坑边，风一吹，就条件反射似的尿出了一点。她就在风里害怕起来，怎么办哪？周围又没有厕所。越这么想那尿越鼓胀起来，膀胱变得越来越硬，像是要爆了似的。没办法，她开始数数，自己骗自己说数到一百就好了，就憋回去了，但是到了一百仍然不行，越来越急了，她开始跳，两个脚换成一只脚，一只脚又变成两只脚，怎么着也不行。小肚子开始痛，隐隐约约的，越来越剧烈。天哪，那种疼痛已经蹿了上来，变成一种全身性的痉挛，要出事儿了要出事儿了！她想。看看周围没人，她几步跳进弹坑里。不行，新疆服得脱掉，那美丽的粉红纱要是沾了尿可就完了！但是脱衣服似乎又耽误了两分钟，她已经感觉到裤裆里湿漉漉的了。终于蹲了下去，因为憋得太久尿出来的很缓慢，又一阵秋风吹过，她打了个寒噤，尿水突然像高压水龙似的喷射了出来！——全身的疼痛和痉挛，一下子缓解了。

但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空中炸响：“投降吧书茵，可

找到你了！”但声音的尾音已经变了，这是个时间差，孔令胜在刹那间已经看见一点模模糊糊的白，那是一种缺乏质感的纯粹印象上的白色。他下意识地往后一闪，还没容他有进一步的反应，后面的孩子们已经跑过来了。

书茵在呆了一呆之后接下来自然是女孩们的看家本领——哭。书茵的嘴巴瘪了又瘪，本来是想光流泪不出声的，可是她从模糊泪眼中看见了四姐书棣，顿时又害怕又害羞，哇地就哭出了声。

那个秋天的傍晚，明大的孩子们看到的是这么一幅图景：女孩书茵半提溜新疆大裙子，裙子一头拧着麻花卷儿，显然是慌乱之中抓起来的，裤衩还没来得及提上来，露出两条腿和小半个屁股，脸色惨白，鼻涕眼泪一块流；而孔令胜的模样更是尴尬，满脸血红中还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一副准备逃跑却又跑不掉的样子。

许多年之后书茵想，这一切全都是冥冥中的安排，太巧合了！假如书茵没有一紧张就要尿的毛病，假如那时没有冷风吹来，假如在冷风吹来之前他们就找到了她，假如第一个找到她的不是孔令胜，假如……

如果假如确实存在，世界上会减少多少不愉快的事甚至包括悲剧。

书茵哭了整整一晚上，痛不欲生，但是第二天就好了。还是奶奶给编的辫子，擦的梳头油。学校因为是明大的附小，离

得近，老师也知道了，生怕书茵伤心，说话就特别注意。大伙也都装不知道，倒让单纯的书茵觉着，学校里的人真的都不知道，这样胆子就大了些。慢慢的，一切也就都恢复正常了。

孩子们总会有些新鲜事儿，新的事儿代替了旧的事儿，兴奋点很快就转移了。书茵是天生的绵性子，最是息事宁人的，事情过去了，就不再去想，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只是孔师母家，从不再去。妈看了心疼，就特地从家委会接来十字绣的活儿，让书茵暇时也有事做，不胡思乱想。

过了秋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倒是孔师母沉不住气，主动上段家来找书茵。书茵见了孔师母，又羞又臊，无地自容。孔师母倒是很大度，一个劲儿说自己儿子的不是，说：“他从小就毛毛躁躁，顾东不顾西的，书呆子一个，瞧不出眉眼高低！全是他的不是！哪儿有书茵姑娘的错儿！如今你不去我家了，别说是我，连小华丽都想得慌，倒把你送的那个铃铛，叼来叼去地玩儿，想是闻见你的味儿了！段太太，我看书茵学绢人是块料，还是让她继续学吧，别荒废了才好。”

书茵妈妈听了这话，微微地把嘴一抿，说：“孔师母，孩子们都大了，咱们都做不了孩子的主是不是？你问问书茵，她愿意去就去，我不拦着。”

书茵把头一扭，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妈，我学绣十字布挺好的，接了活儿，就不动弹了，省得到时候交不了活儿，还要挨罚。”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孔师母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自己觉着呆不住，就到厨房找奶奶说话。

奶奶正切腊肉，有现成自己发的蒜苗，准备中午做个腊肉炒蒜苗，一个熬小白菜，一个辣爆柿子椒。金裹银的花卷儿蒸在锅里，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其实不过是棒子面裹白面而已。即使这样，也比那时的一般人家吃得好得多。

奶奶就照老一套唠叨：“哪天不是买了回来做，择洗切炒，样样都要我做，腊肉也是自己做的，书茵的爸挣那几个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哪买得起？她们做的，我又瞧不上，真是天生的劳碌命！”

孔师母见切开的腊肉，红白相间，肥肉都是透明的，又新鲜又筋道，极口赞道：“腌的好腊肉！像是上等的火腿了！等空闲了，伯母也教教我？老孔馋腊肉馋得不得了呢。”

奶奶听了，就在案板上切下一块腊肉，用张片艳纸包了，硬塞给孔师母。两人你推我让了一阵，孔师母千恩万谢出了门。

书茵妈半天没做声，听见厨房里锅铲响罢了，这才命书茵拿一颗烟来。书茵就在书架上拿一颗红双喜，点了烟，妈吸了一口，清清嗓子，说：“她这是怕了，来道歉的！她心里没鬼怕个什么？可见她那个儿子不是好东西！”书茵最怕提这个，眼里含着泪叫一声：“妈！”意思是让妈别往下说了。可妈就像没听见似的，说：“告诉你奶奶，如今买肉都要凭票儿，一人一月才半斤肉，自个儿还不够吃呢，还送人！送个好人也罢了，送这样的人家儿，不如喂狗！”

孔师母走的是后门，这会子才走到窗前葡萄架底下，听了个正着。手里拿着那块腊肉，拿着又不是，扔了又不是，喉咙里就咽下一口气。

回到家，把腊肉往小华丽那儿一扔，气就往上顶，眼泪就刷地流下来，呜呜咽咽了好一会儿。连小华丽也不吃腊肉了，上来拿小舌头舔她的眼泪。孔师母一把抱过小华丽，见两个儿子呆若木鸡地坐着看书，越发觉着委屈：“养个儿子不如养条狗，你们从小到大给我惹了多少事！现在可倒好，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让人家戳脊梁骨！”

孔先生原是坐在书房里的，听得太太哭了，急忙走出来，看清了形势，点着孔令胜的鼻子：“你就是祸根儿！老大不小的人了，谁让你跟那帮孩子玩的？！眼看要高考了，不好好复习，我看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别以为进了男四中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你，你还差得远着哪！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当年总分第一考进辅仁大学，你爷爷还嫌我国文功底浅呢！老子十几岁就离开老家，一切都靠自己！你们靠谁？还不是靠老子？！今天我还就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听着，满十八岁，就给我滚蛋！多一天都别呆！！老子没有义务养你们！老子够了！！……你还在眼前晃什么？还不快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孔师母先还听着，后来听着不像话，就想去拦，哪知孔先生越拦越来劲，暴跳如雷地抄起一个衣架，照着孔令胜就没头没脑地打。那孔令胜也呆，竟不知道躲，就那么干挨着，几下之后，衣架上的铁钩子就沾了血。

孔师母慌了，上去抱住衣架，哭道：“不能打了！再打，就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大家干净！”

孔先生哆嗦着说：“这倒怪了！我不管，你又唠叨！我管了，你还不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家也没法过了，

散伙了算！”

孔师母哭着，心里觉着奇怪，老头儿一定是有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借题发挥，不然，家里的事就是再大，他也一向不管的，就是管，吼两句也就罢了，从来也没见他像今天这样——一定是出了事了，出了大事儿了！

直到晚上孔师母才明白出了什么事：丈夫的一大堆文件夹里，有一本油印的明大右派言论集，打头的七个人都是明大的老教授，每人都有一幅漫画像。画孔先生的那幅手握一条九头毒蛇，每个毒蛇头都吐着芯子，冒出一句话，每句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孔祥仁一家子掉脑袋。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孔师母最初的反应却不是害怕，她半张了嘴端详了那幅漫画好一会儿，惊奇地发现：那个核桃仁似的、戴着大眼镜的小脑袋竟如此逼真。原来这个人是她的丈夫，是这个人跟她生活了二十年，还跟她生了两个儿子！

这时她才知道害怕。冷汗涔涔流下来，流得人发懈瘫软了下来，没有力气了。但心里头是明白的，恍惚觉得，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在慢慢发生着。她觉得脑子很乱，梳理不清自己的思绪，定一定神，细细地想着，是了，是孔令胜，她的大儿子，没吃晚饭就出去了，出去后就没回来。

也可能是一气之下提前回学校了。今天是周末，宿舍传达室没人值班，连个接电话的都没有。去找吧，现在末班车怕是也已经过了。

孔师母打开台灯，柔软的灯光流泻了一地，台灯还是粉红纱罩子，画着四季美人，最老式的那一种。孔先生历来对

灯光敏感，灯一亮，就把胳膊一弯，挡住眼睛，哼道：“不好好睡，又犯什么神经病？！”孔师母呆了一呆，气道：“别说这么难听好不好？儿子到现在没回来你知道不知道？”

孔先生原是真灰假刁的人，心里有气专会往家里人身上出：“他回不回来关老子屁事！哼！死在外头又怎么样了！”

孔师母是大家闺秀，从不会说一句重话的，这时只气得全身发抖：“好好，你不管你不管，但是你也不必管我！”说着，就下了床，本想外边套一件旗袍的，谁知手哆嗦得厉害，竟然半天都扣不上扣子，情急之下，只穿着睡衣睡裤就奔了出去。

夜风有些凉，睡衣睡裤是五十年代出的那种棉绒小花布的，一出去就吹透了。平时很注意保养的孔师母也顾不得许多了，边走边喊着，喊的是孔令胜的小名。孔令胜的小名叫大乖，大概除孔家的人没人知道。孔师母这么叫儿子，当然为的是最后一点自尊，其实完全是自欺欺人。

孔师母转遍了明大的家属院，特别注意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她记得前些年闹别扭小乖就是躲在极不显眼的小泥管子里的。明大后面就是农村，那时叫做菜园子，孩子们平时爱从幼儿园的墙翻过去，到菜园子去玩儿。管菜园子的叫菜园子老张，有个疯儿子，明大的孩子谁不听话，当妈的就说，疯子来了！这一句话就管事儿！

孔师母平时最怕疯子。不是怕，是膈应。孔师母是有洁癖的，最怕脏东西，偏那疯子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衣裳，满是鼻涕嘎巴儿，孔师母远远见了就要躲开，百米开外就闻得见味儿的。这会儿却也不怕了，明大找遍了，就奔菜园子而去。

菜园子的灯自然早就灭了。菜地里好像是刚刚灌过水，到处湿漉漉的，一踩一个坑儿，有几次，把孔师母的鞋也粘下来，她这才想起，脚上穿的还是拖鞋。

看见菜园子老张家的门了，那是外面的一道柴门，她也没想就扑了过去。但是几乎是在扑过去的同时，柴门里面也有个什么东西扑了过来，黑乎乎的有半个人高，发出一种嘶哑的汪汪声，在黑夜格外瘆人，平时温文尔雅的孔师母吓得三魂走了两魄，心下只有命悬一线的感觉。天哪，天哪！

小屋里的灯蓦然亮了。

就在这时，从靶场方向传来一阵枪声。

7

其实，对那件事反应最强烈的是书棣。

明大所有的孩子们都记住了书棣捂着脸狂奔逃离现场的那个瞬间，但是谁也不知道少女书棣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从那时起，书棣竟然停了经，本来红扑扑的脸变得蜡黄蜡黄的。性情儿也变了，书棣一辈子也忘不了，孩子们在怔了片刻之后，由坏小子王三儿带头儿嘻嘻一坏笑，哄的一下散了。远远的，像是有人在起哄：噢噢噢！报告司令官，有人裤子穿……噢噢噢！那哄笑声常常像一把刀，在书棣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蹿出来，在她娇嫩的胸膈处，致命一击。

当然，这一切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书棣和孔令胜一直在悄悄地相爱着。

在那个年代常常被忽略的情感，只有在突发事件中才会

显出本色。在那之前，书棣只是觉着，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满街的行人似乎都是孔令胜。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哼着歌，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反复哼一个旋律，可以从家门口一直哼到学校。等她坐在课桌旁，清醒过来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她哼的那首歌就是孔令胜最近常弹的一首曲子。师大女附中和男四中结成友谊班之后，他们的关系更微妙了。有一次一起去颐和园过团日，大家起哄叫书棣唱歌，书棣悄悄盯着正在划船的孔令胜，信口唱起电影《两个小足球队》的插曲：有一天伙伴们来到海上，共同度过快乐的时光，我们的舢板迎着晚风破海浪，亲爱的朋友们要去远航。你看这天空多么晴朗，你看这海鸥自由飞翔，你看这划船的小伙子多么健壮，就像那真正的水手一样……

看上去孔令胜没有在听，他的眼睛仿佛一直停留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但是从他渐渐变得温柔的目光里，书棣知道他在听。在她和他的关系中，他一直是听者。那一架古旧的大风琴，涌动着太多的月色温柔，还有潮汐与船，他从小就能清晰地分辨和弦与琶音，却听不清她在倾诉什么。她说的总是太多，杂乱无章，就像初学写作的人，总是想把每个字都变成华彩乐章，于是华彩乐章就不存在了。

但最终他还是听懂了。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借着笔析在大风琴上的光线，他们的眼睛第一次笔直地相对，眼睛里映着的小月亮闪着迷人的寒光，像钻石一般犀利地把五线谱分割开来，于是他懂了。从那天起，他看的所有小说的女主角都变成了一个人，少年人所有的幻想都集中起来，那一切都与眼前的少女有关。

但是月亮、风琴、潮汐与船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那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奇怪的年代。

8

孔令胜俯卧在靶场的秋风里。

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在争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自杀？无论如何，他自杀没有道理嘛。一件小事情，纯粹小孩子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大家都快淡忘了，为什么他还要自杀？不可能。即使被父亲吼两句，也不至于就寻短见。但是如果不是自杀，他为什么大晚上的一个人跑到靶场？特别是跑到靶子那里，那不是活活的要人当靶子打吗？不，不对，持反对意见的又说了：他怎么知道那天大学生要在那儿练夜间射击呢？！不错，明大家属院里是贴了张告示，但是像孔令胜这样一天到晚窝在家看书学习的人，是绝不会注意家委会门口张贴的告示的。岂止是孔令胜，几乎所有明大的孩子们都不会注意那一块专门贴各种告示的塑料板儿，他们历来认为，那是老太太们的事儿，与他们无关。

但是孔令胜的确是死了。不管人们如何猜测，结果总是一样的。

孔师母一见到孔令胜的尸体就昏过去了。小华丽扑上去，悲伤地舔着孔令胜苍白的脸颊，粉红的小舌头一伸一缩的，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惊恐。孔先生狠狠打着自己的耳光，把自己牢牢锁在房间里，后悔不该对儿子说出那样绝情的话。小乖一声不吭缩在墙角，好像一下子人都风干了似的，变得很小

很小……

当然有很多前来悼念的人，都说着同样的话，然后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家委会的主任黄大妈回到家里，把几个儿子都叫到一起说，“你们可得走正道儿，看看当流氓有什么好？他自己也活得没脸一厂吧？没脸了，就只好走这条道儿！就只可怜孔师母，白白把他养活这么大！”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

书茵的奶奶也在家流着泪，念叨着：“年轻轻的孩子谁不犯错儿？偏这孩子想不开！可惜了的，长得多好一个孩子！孔师母在家不定怎么哭呢！”又催着书茵妈：“还不快瞧瞧去？孔师母是好强的人，可别再出人命！”

书茵妈一直埋头在织毛衣，头也不抬地说：“我看就别赶那个热闹了！谁家出了事愿意别人掺和？何况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一语未了，谁也没有想到一直闷头写作业的书棣一下子跳起来，直逼到妈妈的脸上：“人都死了！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

书茵妈因为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手一抖，毛衣就掉在了地上。书棣的声音又高又尖利，把正在哭着的书茵也吓得跳了起来。书茵就往外拉书棣，就在这时，一直关门写检讨的爸走了出来。爸一走出来，妈的眼泪就像自来水龙头打开了似的，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爸正在心烦：前几天教研室又把火烧到自己头上，说是自己已经走到右派边缘了，需要别人大喝一声，才能猛醒。几遍检讨稿也通不过，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写得很投入了，没想到一声尖嗓门儿，一下子把他

的思维扰乱了。爸对孩子历来的政策是两个极端，要么惯得要死，要么又凶得要命。爸一凶也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摔东西，逮着什么摔什么，这时随手抓起一个从苏联留学带回来的铅笔盒，也不管是谁的，狠狠往下一摔，再一踩！呜呼哀哉，铅笔盒变成了“糖耳朵”。

书棣苍白的脸呆了几秒钟，突然用瘠人的音调尖声哭了起来，痛哭中喊了一句：“你们是不是要我也去死？！”减声未落，已转身向外跑去。

一大家子都呆若木鸡地立在了原处。半天，妈问：“四丫头说的什么？”

奶奶和爸互相看看，都不做声，惟书茵答道：“四姐说你们是不是要她也去死！”

妈就止了泪，悄然无声地走到盥洗室，对着镜子洗洗脸，擦擦雪花膏，又扑了点粉，走出来说：“你们谁也不许去追小四儿，谁追谁负责！”说罢把爸的衣角轻轻一捻，两人进了里屋。

妈软软地靠在爸爸在肩上，皱着眉：“这可怎么好，看来小四是出事了！”

爸还在发呆：“出什么事？”

妈说：“你这书呆子，还问什么事！这还看不出来吗？几次说孔家大儿子，她都护在头里，跟要了她命似的。我也是傻，早该想到的，前些年她不是老去孔家学琴吗？两个人一来二去地大了，都有了心事儿了，怪不得孔师母见面总那么客气，想是她也知道点子什么了，就单瞒着咱们两个老傻子！”

爸就嗔怪：“哪来的事，你也太多疑了！孩子才多大，就

操这个闲心了！”

妈说：“你知道什么？如今的孩子懂事儿都早，再说也都不小了，孔家老大都十七了，咱们小四也十五了！看她最近脸黄黄的，我还以为是胃口不好，闹了半天……要是再大点儿倒也罢了，怕的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最容易出事儿……”

后来妈真的查清书棣的秘密了。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妈就吓了一跳：这孩子停经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一点儿没冤枉她！

妈亲手挑了十字绣的桌布，送到校医室王大夫家里，求王大夫给四姑娘做个尿检。王大夫很好地掩饰了冷笑，答应了。但是书棣死也不去校医室。没办法，妈只好连哄带骗地拿了女儿一点尿样，自己去了。当然结果很出意料，妈呆了一呆，算是放心了，立即后悔着那块十字布，绣了四天四夜啊，漂亮得很，连自己也舍不得铺呢。

但是从那时起，四姐书棣就有些神神叨叨的了。一年之内，从班里的尖子学生滑到了补习生，第二年，索性就休学了。慢慢的，书茵发现四姐连长相也变了，脸还是那张脸，五官还是那个五官，可精神气儿没了，一种灰秃秃的东西慢慢侵蚀了那个青春勃发的形象，就连个子也像是变矮了似的，美丽离她而去。再没有人说，看人家段家四姑娘，够多美！

书茵生平头一回从姐姐身上发现了美丽有多么脆弱！闲来无事妈常常暗自垂泪：“红颜薄命，到底让我说中了！”

日子一下子过去了六七年。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太阳好像格外燥热，世界一下子翻了个个儿，对于明大的孩子们来说热闹极了，好玩儿极了！哥哥姐姐们臂上的红袖章让小孩们羡慕坏了，满腔热情不知道如何发泄，好不容易盼着一个大哥哥出来挑头说，要成立革命造反兵团，先把明大反动权威的家抄一遍，孩子们一片欢呼不能自己，当晚就去了段书茵的家。书茵的父亲现在是二级教授，自然该算反动权威了，何况她家里没有男孩，反抗能力弱，正是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最佳突破口。

但是谁也没想到结局并不美妙。那天晚上，也是太急了些，一冲进去，大哥哥就把贴在墙上的一幅画一把扯掉。那时候墙上好像只能挂毛主席像，何况那张画上人的穿着猛一看好像是过去的军阀，但是扯完之后大哥哥就知道大祸临头了，他突然认清了画上的人穿的是元帅服。

书茵妈静静地坐在一边，悠悠地说：“把林副主席穿元帅服的像撕了，怕是不大好吧。”就这一句话，小将们都呆了。

双方默默地对峙着，后来大哥哥说：“我们走吧。”惊呆了的孩子们一下子作鸟兽散。走到门口的时候，大哥哥低着头向里面甩了一句话：“是我的错，我会向毛主席请罪的。”

阶级斗争虽然如此复杂，孩子们的革命热情却并没有就此被扑灭。第二天，大家又风风火火地找到家委会的新负责人，说是现在的革命烈火都被毛主席点燃了，惟独明大

家属院还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其实家属中间也一样有历史反革命，有黑五类。出身三代贫农的新负责人说，说得对，还是小将们觉悟高。于是立即召开会议，把资产阶级教授太太的名字列了一个表，首当其冲的，就是做绢人的孔师母——因为孔先生不但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是摘帽右派，何况还有一段关于孔令胜的陈年老账：一级教授的儿子耍流氓，尽人皆知。过去只敢在背后指指戳戳，现在广大革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当面锣对面鼓地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了！

石台本来是个乒乓球台子，孩子们要打球就在中间放上几块砖。现在这儿成了开批斗会的最佳场所。把反动权威臭老婆押上来的时候书茵妈就在台子边上站着，因为林副主席头像事件书茵妈一下子扬眉吐气，立即从资产阶级臭老婆的队伍里解放了出来，而那个戴着袖标去造反的大男孩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书茵妈暗叹如今这反革命也太好当了。

书茵却不以为然。她刚刚考上了清华建筑系，对于风起云涌的革命造反运动非常没有兴趣。但是逍遥派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书茵只好躲在家里看看书，做做家务。

这天中午是书茵做的饭，一个肉末雪里蕻，一个蒸蛋羹，一个辣酸白菜。书茵被辣椒呛得边咳嗽边说：“妈，那批斗会您就甭去了，不是什么好事，没的现眼。”

妈淡淡瞥她一眼，不吭气。

书茵又说：“风水轮流转，你怎么就能知道现在挨批斗的将来不翻身？最好别掺和这些事儿。”

妈又看她一眼：“你怎么年纪轻轻的说这话？我看连你奶奶都比你积极。”

八十岁的奶奶耳朵还挺好使，躺在床上接茬儿：“是啊，活到老学不了嘛。前几天你大姐回来还告诉我，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哪。”

爸在里屋就说：“书茵说得对，最好别掺和这些事儿。”

妈就急：“家委会通知的，不去行吗？我表现不积极，头一个就对你不利。你是猪脑子啊？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

这些年来妈越来越厉害了，过去奶奶在场她还有所收敛，现在可管不了那许多了，常常出口伤人。对别人还好，惟独对老头儿，是寸土必争，寸权必夺。那个年月的人说话都是高声大气，生怕别人听不见。事实上说话声音大了也是听不见，因为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开着，噪音已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可是就在一片喧哗中，突然有一个细悠悠的声音如一根细丝般飘向空中，眼看就要断了似的幽幽叹一声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像京戏里青衣的念白。段家人对这种念白已经习惯了，并没有什么惊奇。这自然是书棣的声音。

这些年来，书棣的病越来越沉重了，不梳头，不洗脸，更不洗澡。偶尔妈强迫她洗一回，竟像杀猪似的嚎叫，街坊四邻都以为出了人命似的。结果书棣的头发结成了钢筋似的绺儿，没一个钟头绝对梳不通。她自己竟还编了个大辫儿，上面扎着三寸长的红头绳。红头绳都变黑了，大拇指甲盖里面也全是黑的，她还常放在嘴里嚼。妈历来要强，哪儿见过这个？索性把她往小屋里一锁，三顿饭时候才放出来。吃饭时也并不省心，一眼错开，她就能把菜饭撒上一地，然后嘻嘻

笑着，端着空碗边跳边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闹得现在当妈的吓唬小孩子不说菜园子的疯子来了，只说一句“段家四姑娘来了”，就吓得孩子们屏息敛气。

当时书棣拿个小凳子摆在堂屋正中，一边吃辣酸菜一边往地上甩肉末，然后用脚踩，心疼得妈直抢。

奶奶在床上躺着哼唧：“造孽哟！天打五雷轰哟！一个月二两肉，就这么糟蹋哟！她不懂事，难道你们当老家儿的也不懂事？！”

这话妈听了自然不受用，立刻说：“这话是说给谁听呢？难道是我愿意让她病的？十月怀胎，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疼还疼不过来呢，现在小四这样子，难道不是剜我的心割我的肉？你老人家就省点事，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一番话把奶奶镇下去了，她又抹泪：“那个缺德的！把我的宝贝漂亮女儿逼成这样，他们一家子都不得好死！”

多少年之后书茵想起妈当年说这话的样子还心惊胆战。当时妈咬着一排细牙齿，文雅的脸微微有点变形，平时一向冷漠美丽的眼睛里蹿着火苗。

事情的发展真的证实了妈的话。

妈妈的话在那个燥热的八月，成为一句可怕的谶言。

10

那天明大家属批斗会的排列顺序出了一点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把前家委会负责人赵兰芝放在第一位，孔师母放在第二。

当三代贫农张玉芬大姐一声高呼“把反动权威的臭老婆边秀芷押上来”的时候，书茵妈打了个怔儿，一时没反应过来“边秀芷”是谁。待到“边秀芷”真的押上来了，她才突然明白，原来这个起着美丽名字的女人就是孔师母。

可不是嘛，早知道她娘家姓边嘛。这个女人今年该是五十岁了，但是看上去一点不老。她大儿子死后就没怎么见她出来过，按说受这么大刺激应当老哇，她怎么还是那样儿呢？书茵妈下死劲地盯了那女人两眼，像锥子一般刺入她的骨髓，奇怪啊，竟然没发现什么破绽。那张长着浅色雀斑的脸还是那么白净，有几丝皱纹，眼皮低垂着，看不清她的表情。身上干干净净穿了件灰褂子，虽然极普通，可穿在她身上就另有一番风韵。

这个安静又干净的女人和周围的气氛是那么的不协调，以至于她被“押”上来之后，所有的人都怔了一下，就像是一幅红旗招展凯歌震天的画面里，突然走进一个老月份牌式的人物，让大家恨又不是爱又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那种犹豫和踟躇仅仅延续了一刹那，三代贫农张玉芬同志就身先士卒，率先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桶糨糊往孔师母——边秀芷身上浇去，让你干净，让你安静！我让你干净不成安静也不成！！大家都黑凭什么你白？大家都高声大噪凭什么你细声细气？！大家都脏兮兮的凭什么你又干净又安静！！老娘不到四十就一嘟噜一串凭什么你五十岁了还有身条儿？今儿老娘就得把你一勺儿烩喽！让你比我们还脏还丑！不然显不出老娘我的手段！——张玉芬同志内心想的正是当时明大革命家属的共甘心声，张玉芬同志喊出来的口号倒是堂堂

正正：“坚决把反动权威的臭老婆边秀芷斗倒斗臭！”“热烈拥护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站在台边的书茵妈也跟着挥胳膊喊口号，看着台上那张白白净净的脸在慢慢变样，灰乎乎的糨糊正沿着前额打了绺儿的头发，慢慢地淌下来。像是浸淫了许多污浊的黑雨，淋遍了她的全身，没有一个部位躲得过。然后，火爆的太阳就把那些污染的糨糊留在了她脸上和身上，变成了别的物质，侵蚀着她的肌肤，让她也慢慢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她真的变成别的了，像一棵色彩斑驳的树或者别的什么，惟独不像人。

“现在……揭发批判开始！”张玉芬的嗓儿在空气中像是要劈裂。

家属老太太们一个个地跳上台去发言，跳得很轻盈，后来连仇嫂也跳上去了。搀杂在众人中的红卫兵小将们暗中敬服：原来这些大妈大娘们的阶级觉悟这么高，身体这么好！是革命让她们重新焕发了青春，怪不得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呢。看她们没日没夜地练忠字舞，那架势哪儿像五六十岁的人哪，活脱儿像被爱情烧糊涂了的纯情少女！当然，她们爱的是伟大领袖，这是一种高尚的爱，一种纯粹的爱，一种有道德的爱，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爱，一种有益于人民的爱！

有爱必有恨。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但是孔师母边秀芷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夜之间人们对她充满仇恨。要命的是她不会恨，不知道什么叫恨。

小时候她在教会学校念书，首先学的就是爱、忍让、原谅、宽容……这些字眼。她记得老师把爱字写在黑板上的时

候，特别强调了“爱”字中间的那颗心。“要用心去爱。”老师说。她把这句话记得很牢，五十年来，她没和任何人红过脸，遇到事，她只有一个忍字。“张公百忍得金人”——这又是老师说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古时有个叫做张公的人，经常受人误解和欺辱。一天，张公家来了个疯子，吃饱喝足后，非要在他床上睡，那人满头痢疮，全身脓水，看着就恶心得发昏，但是张公还是忍受着同意了，自己睡到了马厩里。第二天等他醒来一看，天哪！他床上躺着的，竟然是一个十足赤金的人，沉得搬都搬不动。张公于是家道中兴，晚景火爆。原来是张公的忍耐与仁义感动了上苍，上苍给了他补偿。

孔师母想，假如是她，她不要这补偿，她一定会把那些金子分给穷人。她天性爱可怜人，又胆小怕事，最怕得罪人，就连对一个孩子，她也是小心翼翼的，遇到事情，总是先想自己有什么不对，只要不是自己不对，便很释然。因为凡别人的错误，再大她也能原谅。从没想过，一个人还需要与人争执，还需要自我保护。

也许是看到孔师母那种奇怪的神情，批判中断了一会儿。张玉芬同志气呼呼地开始点名：“吴辉呢？吴辉上哪儿去了？书茵妈，你还不发言？！”点到“吴辉”的时候大家怔了一下，连书茵妈自己也没反应过来。称呼也是随着时代变的，五十年代叫段太太，六十年代叫书茵妈，“文革”一开始，一切都革命了，大伙见了都叫名字。

书茵妈走到台子上去了。

11

几年之后的“红卫兵成果展览”里有张照片，题目是“把黑五类分子斗倒斗臭”，选用的正是书茵妈指着孔师母悲愤控诉的一刹那。

书茵妈见着孔师母就想起死去的孔令胜，进而想起因孔令胜而发疯的四姑娘书棣。“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书茵妈尽量沉着地开了口，然后就一个转身，有些像京剧里的“抢背”，悲从中来，用兰花指指定了孔师母：“边秀芷你还认识我吗？”那姿态很像一个著名连环画家画的“白毛女”。当时，刚刚从深山回来的白毛女指着黄世仁说：“你还认识我吗？！”那时一般苦大仇深的人都这么开口。但书茵妈是有文化的人，水准到底不同些，她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话锋一转说：“看见你我就恶心！边秀芷，难道你忘了，七年前，你的宝贝儿子因为耍流氓，没脸活着，自杀了，那样不要脸的东西，死了也就死了吧，可他害得我好好的姑娘死不死活不活的，一辈子都完了！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完了……”说着，泪如雨下。底下老头儿老太太们，都跟着噓唏。

可是谁也没想到，一直深埋着头的孔师母这时竟抬起头来，呜咽着说：“书茵妈，怪我教子无方，是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们全家！！我在这儿再次向你道歉了！假如有什么可以

补偿的，就是倾家荡产也可以……”

书茵妈先是一怔，书茵妈一怔是因为她先前控诉的那些话，她说出来的时候心里实在没底，实在发虚，她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准备着孔师母反击的，但是一拳打在一个软棉花包上，倒让她平添了许多勇气。她想，她说得对，她没冤枉这个女人，下面的口号震天价地响起来，她看见那个女人被小将们拉到一张长条凳上，人们让那个女人在那张细长的凳子上跳忠字舞。

孔师母的脸青了，青了又变白。她嚅动嘴唇好像是在说什么，但周围太吵了什么也听不见。

悄悄来到会场的书茵看见站在条凳上的那个女人好像一下子变得非常瘦小，瘦小得可怜，那个瘦小的身子与其说是舞动不如说是在挣扎，挣扎了几下子，就软绵绵地倒下了。

那一天，骄阳似火，好像要把那瘦小的身子烤化似的。

书茵下意识地扑了上去，但很快就被身后的无数双手拉住了，书茵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想要挣脱蛛网的蜘蛛，后面无数双手构成的蛛丝使她的挣扎变得徒劳。

12

孔师母的死法和她心爱的儿子几乎一模一样。

一年之后，斗批改进入新阶段，学生们开始学军。又一次明大学生在夜间打靶练习。据事后当事人回忆，他刚刚举起枪，就有一个影子飘进了他的射程，他扣动扳机的手已经来不及有任何反应了。恍恍惚惚地，他觉得自己打中了一只

小野兽，那只野兽瘦小而羸弱，好像还没撞着子弹就倒下了，软绵绵的。

对于明大人来说，这个消息引不起任何刺激。孔师母早就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的视线，早就盯上了新的、更有意思的东西。火葬场的车是深夜来的，因此，整个明大的人都没看到孔师母的遗体。孔师母就这样悄悄消失了，如同生前一样，没给旁人带来一点麻烦。

倒是书茵，因为始终惦念着陈年旧事，第二天一早，听到消息后悄悄地去了孔家。她看见家门大敞着，好像要搬家的样子。

书茵静静地走了进去，这套曾经那么熟悉的房子好像变小了，书茵明白这大约是她人长大了的缘故。家里乱得很，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只剩下一排排白色的绢人头，在地上床上凌乱地堆积着，那些没有头发没有五官的白脸，很恐怖。

书茵正发呆，一个黑影忽地斜刺里窜出来，扑向她的腿。她恍惚间竟不知道害怕，半天才认出那个黑乎乎的小脏狗是小华丽。华丽长大了，瘦了，当然没以前好玩了，但伸出的小舌头依然是粉红的。多少年了，它竟还认得书茵，一蹿一蹿地要抱。书茵心里一热，也顾不得脏了，把它抱起来，它把毛茸茸热呼呼的小身体深深地埋进她的领子里，小舌头一下一下舔着她的细颈子，很有劲道。书茵感觉到抱在手里的这个小生命，眼泪就忍不住了，迷迷糊糊地看见，小华丽的眼里，竟然也有泪——她记起小华丽虽然不会笑，但却是会哭的，小狗的生命最多十三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也应

当哭一哭了。

后来，书茵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那幅《鹦鹉姑娘》的画，还保存得很完好，她心头一抖，把画折了起来，放进衣兜里。

回家之后，照例被妈搜了出来，妈看了皱皱眉头说：“撕了！”

书茵回答：不！口气很坚决。

这是书茵第一次对妈说不。

书茵发现“不”说出口之后反而轻松了，她知道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大概要常常用到这个字。